轻率必有后果

张 炜

松浦笔记

就文学的网络阅读而言，对一些人的损害很大。有人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网读，结果很不愉快——看了太多垃圾，得不偿失。还有荧屏电子这些东西与语言文字的距离、它们的不亲和性质，是这些对深入的阅读造成了破坏。

一般地谈谈网络写作和网络文学也未尝不可，但严格地讲并没有什么“网络文学”。

文学就是文学，作品写在纸上，刻在瓦片上，发射到卫星上，都改变不了实际内容。关键是要写得好，不能因为载体的改变就轻易地改掉或废掉了标准。

对新技术新载体过分敏感不是好事。对艺术敏感是好的，对时尚敏感并进而迷恋就往往意味着浅薄。有人觉得“网络文学”自成一家，有它自己的标准，这是虚妄可笑的。怎么会呢，文学只有文学的标准，这个标准几千年来改变很少——我们有时觉得改变很大，其实很少。因为身在当代，受到各种各样的当下干扰比较多，一恍惚就容易失去判断的坐标。从古至今，文学对词汇调度的严谨、对语言艺术的追求、对思想与艺术含量的探索，对形式美感的渴望，这一切都是严格和一贯的。

只因为选择了网络为载体，从而也就获得了某种豁免权或特权，比如可以无限地放肆和松弛，可以推翻固有的文字之美，这不过是白日做梦罢了。网络上发表的作品，一定是与纸张刊发的作品同一的标准。

轻率的写作必有后果。应该时刻谨记：语言艺术是一个自我苛刻而后才得到提升的过程。正因为网络发表的自由带来了最大限度的放纵，所以它对写作者才是格外危险的事情。这种损害是内在的、长久的。

现在似乎普遍面临着古典文学修养的不足……这也多少与发展中国家的自卑有关。我们这儿尽管在大中小学课本里还保留了一部分民族经典，但是人们对它的感情已经越来越稀薄，这就妨碍了领会和亲近。从情感的递减开始，很容易走向流行和时髦，这些因素纠合起来，也就造成了无根的一代。

网络是全球化的利器，无根的一代遇到这种利器，实在一点讲是凶多吉少。

『子路请祷』

白子超

论语新读

述而篇载：子疾病，子路请祷。子曰：“有诸？”子路对曰：“有之。《诔》曰：‘祷尔于上下神祇。’”子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

疾病，疾甚曰病，连用指病重。请祷，请求允许自己代为祷告。子路代祷必当孔子面进行，否则无需请示，自行祷告便是。有诸，问辞，“有之乎”的缩写。诔，音累之上声，本应作讄。讄用于生者，累其功德以求福；诔用于死者，哀其辞世以作谥。但，两字相混已久。此章之诔，指佚失的一篇著名诔辞。尔，汝，第二人称。上下神祇，祇音齐，天在上为神，地在下曰祇。

用现代汉语复述此章：孔子病重，子路请求当面替先生祈祷。孔子问：“有这种事吗？”子路回答：“有的。《诔》文上就说：‘为你向天神地祇祈祷。’”孔子说：“我自己已经祈祷很长时间了。”

如何分析此章？其一，春秋时期，人们生病向神祈祷，自然而然。子路十分崇敬老师，因老师病重而极其着急，想必私下已为老师祈祷，现又请求当面再行祈祷，情深意切，无可深责。

其二，孔子说过“吾不与祭，如不祭”（八佾篇），实际上是反对别人代祭。代祭、代祷，不足以表达自己诚心，是不认真、不严肃。所以，孔子婉拒了子路。

其三，“丘之祷久矣”字面义是说自己祈祷很长时间了，但其实没这么简单。综合考虑孔子之为人处世，具体联想其对鬼神、对祭祀和祈祷之言行，不能不认为，孔子不可能像善男信女那样日日求神，时时祷告。所谓“祷久”，应当是以类似祈祷之诚心诚意，面对生命和生活，修身正行，乐而忘忧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旅，无论是健康还是生病。“丘之祷久矣”是一句巧妙的应答之辞，一方面照顾了子路的情感，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拒绝。或者说，这是一句善意的、耐人寻味的“谎言”。

其四，孔子未明言鬼神之有无，亦未直斥祷神之非，然而却表达出远鬼神、远祈祷的意味。读者细细体会，可进一步深入孔子内心。

关于祈祷或祷告，愚以为应当细分，区别对待。首先是有固定程序的祈祷，隆重，严肃，一丝不苟，如正规的祭神、祭祖典礼。其次是无严格仪式的祈祷，或出口有声，或心中默念，虽简朴，但亦虔诚，如日常办某事之前祈求神灵保佑。三是口头语式的祷告，随机，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，如情急之下或悲痛之中的呼天叫地。设想一场景：一孩童突发急症，其年迈祖母自言自语：“老天保佑！”

第三种祷告，不能成为鬼神崇拜或宗教信仰之证，“天”只是一个虚幻的语言符号，没有实际的神的意义。充其量，它也只是鬼神崇拜的遗风。孔子所说“天厌之！天厌之”（雍也篇），“天丧予！天丧予”（先进篇），均应作如是观。

菖蒲和美书香长

张大成

初冬的一天，朋友送来一盆石菖蒲，小小的，翠翠的，栽在洁白的小盆里，青绿可爱，令我喜欢。于是找一浅口水盆，将石菖蒲置在假山前，以白石围之，并以一竹排、渔翁点缀，移入书房文案上，注入少许清水后，展现眼前的便成了立体青绿山水图。我静静坐在椅子上，望着那远山近水，宛如置身在山川翠境中；看着那竹排渔翁，恰似站在静水平湖前。好一派元人画意，令我凝神，助我遐想。菖蒲和美书香长，一盆菖蒲水石盆景，让书房充满了生机。

“风断青蒲节，碧节吐寒蒲。”古往今来，石菖蒲是文人墨客案头清供的喜爱之物，与兰花、水仙、菊花并称为“花草四雅”。菖蒲、古石、香橼、炮竹、砂壶……在传统的清供图中，菖蒲总是翠翠的，文文静静的，一派天然恬静之美，让人过目难忘。爱上石菖蒲，是从羡慕开始的。记得有一年，拜访老画家朱屺老，见其二楼画室的窗台上，整整齐齐摆着一盆盆石菖蒲，小小的，绿绿的，很是可爱。于是便记住了石菖蒲的高雅与秀美，向往那文静与可亲；于是开始学栽石菖蒲，在亲密接触中，朝夕相处，陶冶性情。日复一日，每每望着那翠翠的小小的石菖蒲，仿佛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；年复一年，时时看着那一盆盆秀秀的石菖蒲，宛如享乐在美好的时光里。每每坐在书房里，总能感受有一种神奇的静美。花树是能悟道的，慢慢地让浮躁的心开始走向宁静；菖蒲也可养性的，渐渐地使杂乱的情，开始找到归宿。

养好石菖蒲，古人已有总结：添水不换水，见天不见日。宜剪不宜分，浸根不见叶。明代文人张岱的施肥法，更为实用：“养石菖蒲，无力而黄者，用鼠粪洒之。”我按前人的传授，一一实践，果真立竿见影，受益匪浅。每每春风送暖时，石菖蒲便发新株，嫩绿细叶便会日渐茂盛，随风摇曳，为书房增添了无尽的书卷气；日日习习轻风中，石菖蒲便生清香，清香清气便会轻轻飘荡，随风腾起，为居家营造了和美的文化情。把玩菖蒲已有多年，集藏了一些与石菖蒲有关的小玩意。比如紫砂小花盆、红木小几座、象牙小闲章、人物小摆件等等。闲暇时，总会把小玩意聚在案头，在欣赏把玩中解读，在查找古籍中释疑。望着这些有方有圆，有大有小，形态各异，风格多样的小花盆、小几座、小把件，常常陶醉在古人的创意里；看着那些五花八门，做工精致，造型精美，材质经典的小摆件、小闲章、小玩意，时时感叹在前人的智慧中。读书需要积累，把玩也是如此。读书与把玩，其实是用不同的方法，品读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揣摩圣贤的聪明智慧。细一想，中国的传统文化，都是玩出来的，且越玩越精，越玩越美；中华的聪明才智，都是玩出来的，且越玩越全，越玩越多，才有了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。

读书之余，把玩这些小玩意，玩的是一种意趣，玩的是一种智慧，玩的是一种学问。在集藏的这些小玩意中，那枚象牙小印上的诗文：“石上生菖蒲，一寸八九节。仙人劝我餐，令我好颜色。”尽管印文对原诗略有改动，但让我在把玩中，细细进行了对比与对照，解读了诗意与新意，搞清了疑问与学问。其实把玩也是一种阅读，有时候就需要有这种把玩阅读的精神，才能把古书读得更好更活；才能把学问做得更深更细；才能把文章写得更鲜更美。也许这是我在把玩盆栽菖蒲中，对读书与写作的一点点心语吧。

围海涂

陈德平

这里曾是一片无垠的滩涂，遥远至天际。如今却是稻浪翻滚、瓜果飘香的绿色世界。在晨光晚霞里，鱼儿在水塘中跳跃，鸥鸟掠过苇叶，散发着一派恬适，也印证着沧海桑田的神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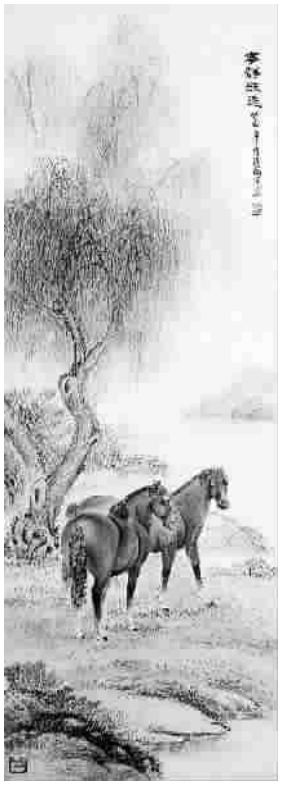
30多年前，这块曾经潮起潮落的滩涂，突然间人声鼎沸，红旗猎猎，成千上万被动员而来的机关干部、工人、农民云集一起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“大围涂”战役。

我作为一名知青，当年也曾来到这片地处杭州湾的滩涂，加入了围海造田的队伍。

每年的围涂，都是在寒冬腊月的农闲时节，每人都是自备干粮和铺卷。启程前，母亲给我烧了满满一罐子霉干菜蒸肉，带上半袋大米。那时，去海涂的路没有通车，或两条腿走路，或坐船沿着河道走。生产队长看我年少体瘦，就让我乘船走。我坐在船上，看沿途都是往海涂赶的人，他们挑着行李和柴禾急急地走着，如战争年代支前的民工，一声号令，奋勇向前。

到了海涂，我们吃住都临时借用在附近的农家，一间客堂间里挤着十几个人，在潮湿的泥地上铺上一层稻草，把毯子、被子一摊就睡了。去海涂要走二十多里路，为了赶潮汐和抢时间，大家往往天蒙蒙亮就起床，吃完早饭，在自己的铝合金饭盒里放些米摆在灶头，就匆匆赶路。中午时分，做饭的伙夫把蒸好的饭送到工地，大家在寒风中就着自带的咸菜、豆腐乳等菜，草草吃完又马上投入劳动，直到天擦黑才回来。就是这样的环境下，没有谁抱怨，听到的只是相互打趣的笑声。开始，我文绉绉地，穿着胶鞋上工地。可踩在淤泥里，常抽不出脚来，只好也脱了鞋光脚干。我的任务是挖泥，就是用脚按下铁锹，挖起一块块泥，再放到别人的竹畚箕中，用扁担挑上堤坝。时间一长，我感觉有些体力不支。不用说，像这样的重活对我这个初出校门的“书生”来讲确实难以胜任。可面对周遭高涨的热情我岂甘示弱，就咬着牙挺着。晚上，屋外夜色沉沉，寒风不时发出阵阵怪兽般嚎叫。我蜷缩在地铺上，浑身酸痛，辗转反侧。队长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。几天后，就让我留在后方帮厨做饭。对这样的安排，我只有心存感激，却也无奈。

经过多年的围垦，当年的滩涂早已是良田万亩。据说刚围垦的土地因盐碱太重不能种粮食，只能种植棉花、水果之类。所以，最初这里夏天的季节，田野里到处是葡萄、西瓜、梨、桃等水果。后来经过土壤的改良，这里又种上了水稻、养起了鱼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。置身这样的世界，看着茫茫绿色向天边涌动，不由你感叹人的力量，创造出如此的风水宝地。



双马（中国画） 萧纯园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公路上的一双翅膀

我相信事情是这样的。有个人在路上见到一只被压死的鸟，他清除了那具被压扁的尸体，但怎么也不忍心清除掉落在路上的一双翅膀，所以他留下了它们。他为什么这么不忍心呢？那一路上，我先拍了一些夏季开在岩石缝里的小花，紫色的，白色的，青绿色的，然后就看到了壮烈的它们。

一对鸟儿落下的翅膀，在大西洋海边，让我想起此生那些无法实现，但一直不曾忘记的理想，那是一个人的初心。

曹魏本一家

魏明伦

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以来，我接受过许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采访。其中两位很有特色；北方的“忧郁症”崔永元，南方的“开心果”曹可凡。人间忧乐，相辅相成。崔永元潜存忧患意识，内秀，冷幽默。曹可凡则十分可爱：弥勒面貌，相扑身形，济公谈吐，唐僧心肠。

远在二十一年前，我的佯狂之作《潘金莲》骚扰大上海。巴蜀小鬼，被“追鬼族”包围。记不住是在哪一个场合，却记住了这一张胖嘟嘟、笑眯眯的脸。几年后，我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，适逢干妹子马莉莉晋京献演沪剧。她请我看戏，我给她捧场。晚会的主持人，便是上海超级发烧友曹可凡医生。当时玉在璞中，初登堂奥，憨厚中带有书卷气。我一看乐了，这是《围城》里胖诗人“四喜丸子”的形象啊！巧了，“四喜丸子”曹元朗，也姓曹啊！假定同宗曹可凡医生早几年亮相于艺坛，也许被《围城》导演黄蜀芹发现，可能选上他，与沙叶新老兄同试镜头。谁演“四喜丸子”？PK难料也。这是遐思，还是瞎猜？那晚上，我暗自惋惜曹可凡没有赶上闯进“围城”，却不料再相逢时，他已登上中国电视半壁山河金牌主持人的高峰。

这次是在锦官城内，鬼狐家中。巴蜀小鬼老矣，可凡笑颜依旧。他飘然而至，把品牌节目《可凡倾听》搬进寒舍书斋。本意是拍摄人物专题片，却给人以访友叙旧之感。正合我书生意气，接待也就不衫不履，无拘无束了。他娓娓而问，我侃侃而谈。对比那些化妆上场，观众满座的电视采访，我更适宜《可凡倾听》这种没有表演痕迹的抵掌谈心。可凡老弟平易近人，即使涉及敏感话题，他也会采用比犀利更巧妙的办法。语气是开口笑，手势是绕指柔。递给您一枝忘忧草，他化为一朵解语花。

后来，《可凡倾听》播出“访鬼”专题，中间插播了一组镜头。由曹可凡带路，引我去见五十年前有过书信往来，却从未见过一面的电影演员李萌大姐。此时颇有传奇色彩，这里只能简而言之。鄙人早熟，十五岁就评论电影是非。因同情影片《夏天的故事》里女主角米玉兰的命运，便与扮演米玉兰的李萌姑娘通信多次。彼此来鸿去燕，遥隔万水千山。从前未曾谋面，如今下落不明。偶与可凡闲聊这段早已淡忘的往事，好个热心人，他比我还认真。借助于消息灵通人士崔永元，他俩联袂行动，很快找到远离影坛、隐居陋室的李萌姐姐，圆了我长达半个世纪的童心旧梦。

话说三国时代，曹魏本属一家。山不转水转，2007年春天，“曹”与“魏”又转到一起了。东方卫视《非常有戏》隆重开幕，从初赛到决赛，我连任七场总评审，每场男主持都是曹可凡。这回他活跃在舞台上，与平时《可凡倾听》的职能不同。服饰、声音、眼神、姿态，必须展示演技，讲究“台风”。经过频频观察，种种对话，我发觉可凡的人文底蕴不弱，尤其通晓戏曲艺术。不仅熟悉国粹，了解昆曲，并且对地方剧种，江湖流派，已故名伶，失传好戏，皆有所涉猎，不止皮毛。他满口梨园术语，而粉墨与丹青同源，我又听出此人兼有国画功底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既是“名嘴”，当然力求古今知识兼备一点，土洋艺术懂得几分。逢艺人，说艺诀；访人文，侃文章。但是，恕我直言：由于当前处于“高科技，低人文”阶段，大环境如此，所以，电视台的科技水平极高，主持人的人文素养偏低。语汇相当贫乏，措辞过于粗鄙。少有含英咀华之士，更无振聋发聩之言。何时出现文采型主持人？可凡可否力争飞跃呢？题词两句，预祝升华——嘴里三寸不烂舌，胸中万卷不朽书！

十日谈

倾听的背后

明日请看《弥陀笑脸背后的分量》。